

Agatha  
Christie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  
“波洛”系列

#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

*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*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大刚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

*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*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大刚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6-4792

Agatha Christie

##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

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© 1920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 
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斯泰尔斯庄园奇案(英文版) AGATHA CHRISTIE® POIROT® © 2009  
Agatha Christie Limited (a Chorion company). 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斯泰尔斯庄园奇案/(英)克里斯蒂(Christie, A.)著;丁大刚译.  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  
(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“波洛”系列)  
ISBN 978-7-02-007361-0

I. 斯… II. ①克… ②丁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 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9155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###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

Si Tai Er Si Zhuang Yuan Qi An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大刚 译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1

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2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7361-0

全套定价 680.00 元(全 32 册)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最受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

## 目 录

第一章	我与斯泰尔斯庄园的因缘 .....	( 1 )
第二章	七月十六和十七日 .....	( 18 )
第三章	悲剧上演 .....	( 30 )
第四章	波洛展开调查 .....	( 40 )
第五章	“不是士的宁吗?” .....	( 68 )
第六章	审讯 .....	( 104 )
第七章	波洛还债 .....	( 120 )
第八章	新的嫌疑 .....	( 136 )
第九章	鲍尔斯坦医生 .....	( 158 )
第十章	逮捕 .....	( 176 )
第十一章	起诉 .....	( 198 )
第十二章	最后一环 .....	( 222 )
第十三章	波洛细说始末 .....	( 236 )

## 第一章 我与斯泰尔斯庄园的因缘

话说曾经喧腾一时、沸沸扬扬的“斯泰尔斯庄园谋杀案”，如今风波终究已算平息，但是鉴于本案丑名远播，如影随形，于是我的好友波洛和斯泰尔斯庄园家族不断督促我写下事件的始末，以正视听。我们相信唯有如此，才能一举粉碎那些挥之不去的蜚言流语。

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我与该案的因缘背景。

那时正逢战争时期，我因为在前线负了伤，遂被当成伤兵遣送返乡，住进一家阴沉晦暗的疗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；出院之后，军方又慨然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，这一时让我有些烦恼，因为我一直没有什么近亲密友，着实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段假期。这时我碰巧遇到了旧识约翰·卡文迪什。我小时候常到他们位于埃塞克斯的老家斯泰尔斯庄园小住，但这几年我已很少碰见他；确切说来，我与他也并不怎么熟悉，因为他整整大我十五岁。不过，眼前的他几乎看不出来是个四十五岁的人。

我们聊到了以前，话匣子打开就滔滔不绝，最后约翰干脆邀我到斯泰尔斯庄园去度假。

“我妈妈很多年没见到你了，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。”

“她老人家还好吧？”我问。



“好得很。我猜你应该听说过她又结婚了吧？”

我真怕我的惊讶表现得太明显了。就我记得，卡文迪什夫人嫁给卡文迪什先生时，他丧妻又带着两个小孩；她则岁近中年，风华依旧，仍然颇具姿色。屈指算算，她现在起码也有七十岁了。在我的印象之中，她总是精力充沛，霸气十足，算得上是慈善事业及社交界的名人，她很喜欢举办义卖会，也乐于扮演慈善天使的角色，是个十分慷慨且拥有万贯家财的女人。

卡文迪什先生再婚后不久，就买下斯泰尔斯庄园当作他们的乡村别墅。他凡事都听太太的主张，以至于到了临终前，还将这座宅院和大部分财产留给她养老。这样的安排显然对他的两个儿子是不公平的。所幸她对两个小孩一向很好。事实上，卡文迪什先生再婚时孩子还小，所以他们就一直当她是自己的生母。

约翰的弟弟名叫劳伦斯，他心思细腻，举止优雅，原本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，不过很快就决定弃医从文，回乡全心做他的作家梦，只可惜几年下来，他的诗文一直没有获得显著的成功。

至于约翰，他曾经当了一阵子律师，但最后仍选择回到乡下做个比较合他本性的大少爷。他两年前才结婚，带着妻子一起住在斯泰尔斯庄园。不过我刻薄地暗忖着，他一直很希望母亲能再多给他一些生活费，以便存够了钱自己买栋房子自立门户。只是卡文迪什夫人一向喜欢自个儿拿主张，也希望别人照她的规矩行事，而在生活费这件事情上，她尤其占有优势；很简单，因为经济大权

就在她手上。

约翰注意到我听到他母亲再婚时的那份惊讶，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跟一个没用的混小子！”他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黑斯廷斯，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至于伊维——你还记得伊维吗？”

“不记得。”

“噢，她大概是在你走之后才来的。她是我妈的听差兼玩伴，管些拉拉杂杂的事，是个很不错的人。老伊维，年纪不轻了，长相也平平，不过，可强悍得很。”

“你刚才正要说什么……”

“噢，对，那个家伙。也不知道他打哪里冒出来的，自称是伊维的什么远房表亲，不过伊维对这层关系好像也不太愿意承认；反正他全然是个外人，谁都看得出来。他啊，满脸黑糟糟的胡子，一双漆皮长筒靴一年四季穿在脚上，可是母亲也不知怎么了，立马就喜欢，而且留下他来做自己的秘书；你知道的，她主办的社团、协会最少也有上百个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当然，战争开始后，这些社团的数目恐怕快突破一千个了，难怪这家伙派得上用场。不过三个月前，她突然向大家宣布她和阿尔弗雷德已经订婚了，那时大家几乎当场厥倒。那家伙至少比她小二十岁呀！这分明就是冲着她的钱来的。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她一向独断专行，而且婚也结了。”

“你们的处境一定很困难。”

“困难！简直是糟透了！”

就这样，三天后我搭火车到了圣玛丽斯泰尔斯车站。这是一个荒唐的小车站，坐落在绿色田野和乡间小路之中，简直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火车到站的时候，约翰·卡文迪什已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。他领我走出车站，坐上他的汽车。

“看到没有，车子只剩一两滴油了，”他说，“这就是我母亲爱办活动的结果。”

圣玛丽斯泰尔斯村离火车站大约有两英里远，斯泰尔斯庄园则在火车站另一边一英里处。七月初的气候温暖宜人，平静无风，车窗外埃塞克斯平原一望无际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苍茫而宁静；很难相信，不远处，战火正在如火如荼蔓延着，我觉得自己如同迷路了一般闯入另一个世界。当斯泰尔斯庄园的大门出现在我们眼前时，约翰对我说：

“黑斯廷斯，我担心你可能会嫌我们这里太安静了。”

“老朋友，我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安静。”

“哦，如果你想过一阵悠哉悠哉的日子，那在这里你会很快活。我每星期参加两次义勇军训练，其余时间则在农场帮忙做些杂事。我的太太每天固定到农场工作，清晨五点闻鸡即起，从挤牛奶开始，一直忙到正午才休息。大体上说，如果没有那个阿尔弗雷德·英格尔索普的话，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惬意的。”说着，约翰突然停下车

来看看手表，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去接辛西娅。大概来不及了，她应该已经离开医院了。”

“辛西娅！是你的太太吗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！辛西娅受我母亲监护。她母亲和我母亲以前是同学，嫁了一个混蛋律师，后来他骑马摔死了，辛西娅从此变成孤儿，生活陷入绝境，还好母亲即时伸出援手，接她到我们家里长住，算起来前前后后也快两年了。她在红十字会医院上班，就在七英里外的塔德敏斯特。”

约翰话一说完，我们也刚好抵达那栋美丽壮观的老宅院。这时花圃里一位女士正弯着腰在干活，身着厚呢斜纹长裙，看到我们走近，马上站起身来。

“哈罗，伊维，这位就是我们负伤的勇士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黑斯廷斯先生，这是霍华德小姐。”

霍华德小姐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使劲得几乎要弄痛我。她的眼睛湛蓝，脸庞被太阳晒得焦红，令人印象深刻；她的年龄大概在四十岁左右，看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；她的声音低沉、宏亮，像个男人一样；她的体型高大健壮，套在厚皮靴里的那双大脚板也不遑多让。接下来，我很快就发现她说话的风格有如打电报般简洁明了。

“野草窜的像房子着火一样快，除都除不完。当心哪天也让你来除草！”

“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帮点忙。”我回答。

“话别说得过早，就不应该说这种话，希望你以后也不要说。”

“伊维，你也太玩世不恭了吧，”约翰笑着说：“今天在哪里喝下午茶？在室内还是到屋外？”

“屋外。天气这么好，关在室内做啥？”

“那一道来吧，你今天整理花园的时间也够久了，已经‘物超所值’啦，过来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霍华德小姐脱下劳动手套，说：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她带着我们绕过房子，来到一棵硕大的枫树之下。下午茶已在树荫下摆设妥当了。有个人从其中一个藤椅中站起来，向前几步迎向我们。

“这是我太太，黑斯廷斯。”约翰说。

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眼见到玛丽·卡文迪什的印象。高挑修长的身段在明亮的光线的衬托下更加突显出线条美，纯色琥珀的双眸像是余热犹存的红炭火熠熠生采，散发出我所见过最迷炫的神气；然而她的神情却非常冷静自持，给人感觉像是狂野的精灵寄居于文明教养的躯壳之中。这些景象须臾之间就蚀刻在我的脑中：永难忘怀。

她用简单几句话向我表示欢迎，声音低沉而清晰。我坐进一张藤椅之中，万分庆幸自己答应了约翰这个邀请。卡文迪什太太帮我倒了些茶。她的话不多，这让我愈发着迷于她的魅力。懂得聆听的人总是能启人谈兴。我开始妙语如珠地描述疗养院里的趣事，除了借机吹捧自己外，更是为了取悦女主人——约翰虽然是个不错的人，但绝对不是个口才超群的健谈者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半开着的落地窗内传来。

“阿尔弗雷德，喝完茶后就给公主陛下写封信好不好？我也亲自写一封信给塔德敏斯特夫人，请她第二天来……还是先等公主回信再说？如果公主拒绝，那第一天就请塔德敏斯特夫人出席开幕式，第二天再请罗斯比女士来。然后请公爵夫人出席校庆。”

只听一位男子低声咕哝了几句，然后英格尔索普女士的声音突然高昂了起来：

“好吧，就这么办，下午茶之后再说吧。你设想得真周到，亲爱的阿尔弗雷德。”

落地窗更拉开了些，一位姿采雍容的银发贵妇，气派十足地朝着草坪走过来，后面跟着一位男士，必恭必敬地不敢造次。

英格尔索普夫人亲切地和我打招呼，热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再见到你，太令人高兴了，黑斯廷斯先生！阿尔弗雷德，亲爱的，这是黑斯廷斯先生；黑斯廷斯先生，他是我丈夫。”

看她口中三句不离一次“阿尔弗雷德，亲爱的”，我的好奇之心油然而起。这人看起来果然非常另类，蓄着一脸浓须，其长其黑是我至今所仅见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表情带着不自然的淡漠——像他这样的外表，放在戏剧舞台上或许还比较顺眼，一旦到了真实人间，反而显得格格不入。难怪约翰不喜欢他。他伸出木头般僵

硬的手握住我的手，用那副浑厚而矫情的声音说道：

“黑斯廷斯先生，幸会幸会！”说完他就转过去对着他的妻子说：“亲爱的艾米莉，那个椅垫好像有点受潮了。”

她洋溢着幸福之情看着他，他则体贴备至地替她换好坐垫。没想到这只精明的老狐狸，也会迷失在盲目的爱情之中。

由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加入，现场众人立即表现出一种紧张和隐隐欲出的敌意，尤其是霍华德小姐，她对她的憎恶简直是骨肉尽露。全家仿佛只有英格尔索普夫人察觉不到任何异状。年纪的增长似乎无损于她的口才，她滔滔不绝地畅谈着由她主办而且即将揭幕的慈善义卖会，偶尔无法确定一些像是日期、时间等的小问题时，才会停下来询问她的先生。他专注、倾心而听的神情则始终如一。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，不过我对他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——我可是一向自诩自己的第一印象绝对经得起考验。

而后，英格尔索普夫人转身面向伊维·霍华德小姐，交代她处理一些信件，英格尔索普先生则用他精心养练的声音对我说：

“你是职业军人吗，黑斯廷斯先生？”

“不是，战前我在劳埃德保险公司做事。”

“战争结束以后还会回去继续工作吗？”

“或许吧，回去重操旧业或是另起炉灶都可以。”

玛丽·卡文迪什向前一倾，加入我们的谈话。

“如果只考虑兴趣，你会做什么？”

“嗯，视情况而定吧。”

“你难道没有什么私密的嗜好吗？”玛丽继续追问：“告诉我，你对什么事情着迷？每个人都有偏爱的兴趣嘛，而且天南地北无奇不有。”

“说了你一定会笑我的。”

她微微一笑了一下说：

“也许会吧。”

“唉！我私下一直对当侦探很感兴趣。”

“哦，是荷枪实弹的官方侦探？还是小说中的福尔摩斯？”

“噢，当然是福尔摩斯！说真的，侦探工作对我有无比的吸引力，有一次我在比利时遇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侦探，就是他激起了我的热情。他是个了不起的小个子，时常说侦探工作无非是个方法的问题。我的理论认知都是从他那里打下基础的。当然啦，我自己也加上了一些创新的见解。总而言之，他是个有趣的小个子男人，虽然爱穿着打扮，但是绝对聪明。”

“我自己也很喜欢侦探小说，”霍华德小姐接口说：“不过很多小说都在胡说八道，凶手不到最后一章绝不现身，只求结局出人意外。要说真实的犯罪，其实一眼就瞧得出端倪了。”

“但是还有许多仍然无法侦破的案件啊。”我反驳说。

“我不是指警察，而是相关人等、受害者家属，他们可



不是好骗的，他们心里有数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兴趣来了，说“假设你卷进了一宗犯罪案件，比方说谋杀案好了，你立刻就能够找出凶手吗？”

“当然没问题，虽然未必有机会在律师面前做证，但我一定会知道是谁。只要他走近我，我用鼻子就闻得出来是哪一個混账男人。”

“凶手说不定是女的呀。”我暗示道。

“可能，不过谋杀是种暴力犯罪，男性作案的可能性较高。”

“投毒就不一定，”卡文迪什夫人嘹亮的声音吓了一跳：“鲍尔斯坦医生昨天还在说，一般医务人员对罕见毒物大都认识不深，不知道有多少的投毒案件根本没被察觉。”

“玛丽，说这么恐怖的事情干什么！”英格尔索普夫人插口抗议：“好像死亡就在身边似的。噢，那不是辛西娅吗？”

只见一个身着志愿救护队制服的年轻女子，踏着轻盈的步伐快速穿过草坪。

“辛西娅，今天怎么回来的晚了？这位是黑斯廷斯先生，这位是默多克小姐。”

辛西娅·默多克的脸庞充满青春的气息，活力十足。她脱下帽子，露出红褐色波浪般的鬋发，并伸出小巧白细的手要了她的茶；她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令人激赏，加上眉眼浓黑秀丽，称得上是个美人胚子。

辛西娅大咧咧地径自坐到约翰旁边的草地上，我递